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六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灾誤

何以書（疏）通義云據衞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疏）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以爲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與僖十四年書沙鹿崩成五年書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鳲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

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爲眾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誅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衞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衞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衞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大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辜也與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卿庶並纂撫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鄅（疏）杜云鄅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鄅妘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鄅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

左傳秦晉伐鄀過析隈即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即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梁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疏〕注蔡世至弒也○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彼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為實弒此為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弒父亦實弒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弒言書曰弒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

世不服其藥古之愼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弒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爾包氏愼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疏注季氏至之應○傳疏云謂稍稍盛也往前猶獨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屬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指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不成于弑也疏經傳釋詞云于猶爲也詩鄘風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此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爲弑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繁露玉杯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

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爲加弑也然盾非止可此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弑曷爲不成于弑注據將而誅之疏據注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猶加誅此明書弑君爲不成于弑故雖之止進藥而藥殺也注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疏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注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注

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

疏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觀其顏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不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然爲疾除貌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是後漢書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爲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酲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問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

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節樂正于加損皆得其宜故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洪氏亮吉左傳詁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疏〕注聽治止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荀子王霸篇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習穀梁故也義之即下書葬故也通義云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可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援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止意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疏〕注原止至

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非實弒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弒而代之者般貫弒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云云既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矣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弒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憤其姑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弱有纂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藥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肯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尚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弒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弒晉

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責哀鰥告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
彼文遂疑止賷獻弒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
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無是其心必
以加弒爲過苟以加弒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以誤
殺父爲無罪郎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
晦按御實引春秋抉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偏刀剌
乙甲郎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日毆父也當梟首論
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閒其關負不有慎傷之心扶杖而
救之非所以欲訴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
卒君子固心而赦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益彼以甲
于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謂傳
君秋之義原心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
以穢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
○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
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遬師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之文此後不見卒葬知禮立者斯也穀梁作應新序作緯應
緯古晉在脂部斯晉古韻在之部之脂晉近故多通也經云
許世于止明斯非世子斯立春秋不見立人之文明無惡辭
正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
寘立而斯纂之春秋應作纂文如隱四年衛桓見弒嗣子宜
立而寘纂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
爲奔晉穀梁以爲自責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疏穀梁鄸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春秋異文箋云鄸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鄸字玉篇始加邑作鄸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鄸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杜云鄸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鄸邑名在鄶都大事表云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夢城曹之鄸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據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据始至奔異○校勘記云鄸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据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爲自按紹熙本亦作自當据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自者也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叛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鄸言自者殊也畔也注時會盜鄸以奔宋疏

注會盜至奔宋○蓋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皆庶畔則
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注[illegible]叛
曷爲不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王[illegible]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
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鄂此誤按紹熙本作以鄂期作其
當据正言若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
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鄸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
以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左傳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
狋从犬示聲讀又若銀猌从犬
難
來聲讀又若銀寅有虎銀二
音沂旂斯狋皆斤聲嫌爭聲
春秋爲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鄸
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疏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鄸
以畔文與華亥等異爲賢者諱
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鄸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
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爲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乎公子喜時注据喜時不書疏毛本子誤羊○注据喜
時不書○舊疏云正以
曹羈叔肸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
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今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
矣故
難之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

未知公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注喜時曹伯廬弟○舊疏云賈服以爲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史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負芻爲兄子臧爲弟以左傳季札語推之似喜時爲負芻弟

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庶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

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注古者至不虞○舊疏云春秋說文校勘記閩監毛本與作輿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與衆也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云絮緼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大子從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于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公禰行主此謂庶子從行者或時大子有故與蓋亦其次宜爲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絮者說文絮緼也一曰敝絮也說文作絮舊疏云絮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

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嘗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爲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爲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爲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代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大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爲宣公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歧焉

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

疏、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遂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辭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哭越春秋一札門皆曹伯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于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法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曰立是爲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皆本左氏爲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亦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爲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逡巡者爾雅釋言逡退也後漢書

隗囂傳注逡巡不進也亦作逡遁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注〕不遷怒也〔疏〕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鹽鐵論周秦篇問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善善及子孫〔疏〕漢書丙吉傳蓋聞致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議除會之叛不通鄭爲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即此爲諱之屬也○注君子至

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為後患春秋為賢者諱
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
義以為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
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道大辟可
無行乎春秋治趙執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遂也右道
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邾存秋援亂
之欽以讓為首君與讓則息兵臣與讓則息負庶人與讓則
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繼稱讓國者方叔衛
前矣目夷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父不辛尉於忠難谷秋
沒其事并役其名而弟託他事以見賢子月奈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卿皆有讓
之寶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兒僚于穀弒之禍
猶在三公于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疑君于之論次矣
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按發其後即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莊不通
至濫爾○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
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
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鄸出奔宋
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則于起與滅國
繼絕世當還其國不僅通鄸邑為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
功僅除其妻嫂之罪故次於
喜時裁足通濫以為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釋文輒左氏作縶穀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又云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馵絆足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又出縶云馵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馵益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縶者馵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馵之同聲段借字也尚書大傳禹其跳湯其扁跳者踦也鄭注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据立嫡以長（疏）注据立嫡以長○即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是也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疏）穀梁傳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彼釋文綦音其劉兆云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

也經義雜記云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匭當从宋刻注
疏本作匭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
度集韻匭遵須切司馬光類篇匭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
德明从耵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
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
俱作匭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
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爲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
立也春秋傳衞侯元有兄縶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
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
何疾爾惡疾也是也○注惡疾至厲也[illegible]通義云注廣言諸
疾爾輒之疾則毆厲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
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
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
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瘖者說文疒部瘖
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喑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
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
謂不得言語也晉語瘖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
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
下闇下閉則上聾是也亦作喑墨子親士云近臣則喑遠臣
則唫提也聾者呂覽尊師云其闇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

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
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聵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
聽五聲之和為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
為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
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注盲無
所見也又蕭數云處目則為賤為盲注盲無見日疾也論衡
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
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
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癘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癘惡疾也
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
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癘注癘疫病也或
曰惡創素問繆風論云癘者有榮氣熱腑其氣不清故使其
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卽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痢也
注痢者邪亂之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
委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瘻人注禿無
髮也說文禾部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
說倉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
云夏后氏以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又喪服四制云禿
者不髽注禿者無髮問疾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
詁旄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
云立與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
讀君彼禮記王制云瘖聾跛躃疏跛躃謂足不能行問喪云

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
作事傴者廣雅釋言云傴僂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傴伸而好
升高也注傴僂也又釋詁云傴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
適俗文云曲脊謂之傴僂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傴
注傴謂傴僂身蹻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禿傴尫注傴僂俯者
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尫與傴人注傴脊疾也荀子王制云
是傴巫跛擊之事也注傴巫跛覡古者以瘺疾之人主卜筮
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說文人部傴僂也僂尫也周公籟
僂或言背僂漢書祭義傳行步俯僂注僂曲背也因謂恭敬
爲僂僂肩其俯身韓躬有俯曲脊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
而傴再命而婁史記注引服虔云傴僂俯皆恭敬之貌也是
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曰衞侯衞侯累也注訊曰諸
侯尊弟兄不得以爵通經不書衞公子而兵言衞侯之兄者
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叔賤殺至貴亦本何
氏爲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
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
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
尊卑相僭使人疑或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
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
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
叔肸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宰兄賢況叔肸不仕其朝不
食其祿方在遂民之科無爲嫌也輒本有爲君之道徒以廢

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之以張穀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疏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解之奔例時者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汸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爲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彊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恐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與國危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左氏穀梁畔作叛叛畔同音叛正字

畔段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注因諸至喻也○校勘記出齊故刑人之地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放舊疏云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因徙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舊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乃爲卻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闕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踰年自同出繫從夏至春懸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即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爲比按周禮司寇寘之圜土而

施職事爲以圜土中不必皆死因故司圜職掌收教罷民有
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
宋南里蓋郎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教
之者亂民爲逆多刼獄因華向等人南里事亦類此拘繫刑
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据之以畔豈肯伏處豐年自同出繫所
見未免拘矣若俾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
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鄭有東里故有
南里不必圜圜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徙流之比故不
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徙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
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出謂
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日因諸無宋日南
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何未爲不可○有注宋樂至舉國○校
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
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
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即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
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
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
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
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
入于南里以畔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疏）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

明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臧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痤與今本孫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痤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或培或墮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按輒从耴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注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

而立東國朱媿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一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疏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即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即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愼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

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爲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間姦音同大蒐作大瘦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注謂王猛之事○卽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注据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據以難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宀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据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

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為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言不及外即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為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為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為邪庶也○注不為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為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為諱者為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頹帶之亂經末忍言至此亦世變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毀命人春秋至年季一年有繡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寶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為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

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注據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旣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據以難

當國也（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爲重者時猛尙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貞者尊同權等（疏）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

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
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于
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宋知以國氏而起入爲
襄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爪爲風矣核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
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傳疏云當國之人未
成爲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春秋刺其鼻逆若不書云王
猛居于皇則其富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
斷記云郢本闕宋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
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令不舉重故
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恒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
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
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書蚤卒未有命辭王
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
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
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
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子者著
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
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
貶猛雖不正視朔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
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
是八年猶未踐儲敬經書天王崩王室亂益國本未立人心

動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權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杜云王城郟鄏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郟鄏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郟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名曰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故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据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謚據本初而言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葢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爲西洛爲東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

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恒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縣于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從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

其言入何

注據非成周

疏注據非成周○舊疏云公羊之義以成周爲正居故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篡辭也

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人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圖無可與

測輕重也〔疏〕注故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爲篡辭此書人知篡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矣本句當立故猛爲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爲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禍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則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据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注据子卒不言名○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据天王崩不名即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不與當也不與當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二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從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比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衞人立晉後宋公衞侯遇于垂及衞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告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令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

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爲篡故也通義云詩死而句及正也猛非女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曰者至君例○舊疏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據厤爲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二月朔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二癸酉爲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厤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蓋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

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

泉與何氏畟然皆以占周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二終

子汝蕃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六十五　何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三年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左氏穀梁作婼

癸丑叔鞅卒（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有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邑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與侵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義○卽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

爲討子朝葢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枘鑿也且釋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王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於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其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義大國卒例月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此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援太子友即世子有爲楚所殺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衆見篡非纂乎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爲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

無立入之文朱無文貶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夠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嫁娶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爲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爲重鎭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甯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澺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

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校冀州字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

胡子髡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段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獲陳夏齧（疏）說文頁部頪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陳夏齧之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徵舒曾孫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卽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

人道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疏注序上至道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戰序上言及者為主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為主言及也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為主言及是序上言戰則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為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為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為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又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注据齊國書主吳疏注据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書齊國書及吳故也通義云据敵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為主按難義在不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相主與宋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難

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

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
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匿出師者賤
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疏】注王室至主之○上
二十三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
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
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
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
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
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嫌彼傳文爲說爾然
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
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
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
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
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
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
其言滅獲何
【注】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
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注據蔡至言殺○卽定十

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文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齧臣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例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

別君臣也

疏　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君死于位曰滅

疏　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

生得曰獲

疏　即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獲為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因俘皆是也僖十五年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大夫生死皆曰

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僖元年左傳獲莒挐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眾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加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注据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注据荊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髡檻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疏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注云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荊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齧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大于獲君皆正不得

也○注髡檻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鄫子之徒皆獲戕之文在上今髡檻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一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爲一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上中國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檻書滅者君死於位爲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俘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爲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檻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道寡君某甲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髡檻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發赴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長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注據毛至天王○即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之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僵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强弩張於前檮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年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卽位禮故卽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

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鄭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輿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卒也張斐律表云制眾建計謂之卒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卒服虔曰卒坐刑法也如淳曰卒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卒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食言責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發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

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郎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郎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爲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乙未地震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据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辜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愼

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

齋戰疾 疏 疾而復蓋公因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雪託疾而復也穀梁傳曰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業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狄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之後夷而無權揚之心鬻僭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賓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入年死乃得歸身亾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偷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強矣爲齊誅亂臣魯得其以威臧郈先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矣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亾棄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即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告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誅爲之諱也諱之誅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猶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決前

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親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閩監毛本齋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疏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婼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實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

者淫當絕使若佻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
省去氏注亦必加調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
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
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
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
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
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
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
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斷然明自左氏穀梁
非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月致至自晉尊晉也杜注
貶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范注上謂宗廟也致仟斤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
皆舍至自晉不偁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鄉有此二字也徐
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聰為之說耳孔氏通後亦從其
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為舍賢而錄之也公孫十齊舍要季氏
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為怨咎自殺益魯之賢大失
也頤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淺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
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業辱其終身者
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上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
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聽為之說為賢矜廟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宋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未朔據麻爲二日先書後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爲乙未劉孝孫申子元麻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晦與二日穀梁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日魯趙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宋滅巢見下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宋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縶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子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九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注先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貜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卽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謂魯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犛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盖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犛云本又作斄

冬吳滅巢疏大事表云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於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道人江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

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三終

子汝芬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六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五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疏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鸛鵒來巢疏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鸜音劬按穀梁亦作鸜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鸜鵒不踰濟釋文本作鸛鵒此疏亦引冬官鸛鵒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鸜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鴝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鴝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鸜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鸜音權左氏作鸜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

作鸛周禮音義作鸛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鵒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稚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按作鸛者今文也作鸛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鴝鴝鵒也从鳥句聲又鵒鴝鵒也从鳥谷聲古者鴝鵒不踰泲又玉篇鴝其愳切鴝鵒也鸛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鴝鵒又作鸛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鸛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鸛鵒注鴝鵒也傳曰鸛鵒來巢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鸛穀梁當以一本作鸛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鸛音權不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鸛鵒來巢于楡此經不言于楡者欲道來巢即為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鸛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鸛鵒來

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葢謂失其所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來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鸜鵒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鸜鵒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爲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爲公羊穀梁說葢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蓷同又王風兔爰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爲阿中

中陵爲陵中中原爲原中皆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
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
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鸛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
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鵒夷狄之鳥
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
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鵒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
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
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鵒乃
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
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〇注非中至所逐〇五行志中
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孳其色
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
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鸛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
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
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
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
將持節陽以逐甯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宿而舉兵圍季
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
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
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鸛鵒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
故鸛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尼左傳載師己語曰文武之世
童謠有之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辱韻鸜鵒因以出辱解鸜鵒也惟彼專古爵君不若公殺古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

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
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據正舊疏
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末
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
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雩矣旣無一
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
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
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
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
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
辛酉鄂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
校勘記出去臣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
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
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日辰
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硩蔟氏以方書十日
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
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月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
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
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
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識日不譏辰詩日吉
日維戊少牢饋食日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
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

然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楊州包氏愼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兖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之錄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

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
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
山又逕濮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
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
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
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注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疏注傳言至
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弒故須解之言
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云吾欲弒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
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
作弒也漢石經公羊弒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
語可通乎
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
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即左傳之子家羈上
稱公室疏五年左傳有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孫即子家懿伯
也杜云子家羈莊公之元孫傳疏云季氏為無道者謂無日
之道爾雅釋詁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疏
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公室猶
公家也故為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
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
成襄昭論語疏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

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卽專國政也蔑去公室始於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

吾欲弒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弒疏注昭公至言弒○隱四年傳曰弒公也注弒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弒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弒故須解之云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繢之事其象方天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本字當爲衍文考工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天道周禮考工記云上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故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子僭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是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天過天子道然

未知過天道爲寫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宇無來慰也惠氏棟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曰月而外茲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畫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周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武君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典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嚴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貢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十彩衣青衣黑下裳增日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僭州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

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作言僭所出益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久矣

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閣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釋之于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客數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

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
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
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
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
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
縣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曰
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觀朔於明
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
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
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
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
章不可亡去祖廟尚違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
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廟與此然沙也禮經
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
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
闕也孔疏出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
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
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

觀之訓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舊章縣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巍有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外諸侯內闕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大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傳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亦闕冊府元龜言閥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號烏頭梁郎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注禮天至飾車○北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鄭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

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之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即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鞔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大路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旂旒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藩空其前如軒然大夫車當亦然也士飾車者舊疏引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注

朱干

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注朱干赤大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瞂小爾雅廣器干瞂盾也說文戈部戰盾也又云瞂盾也則干者戰之叚借周書王會篇鮫瞂利劍爲瞂

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瞂是也又作撥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撥謂大盾又作吺蘇秦列傳芮吺芮索隱吺與瞂同皆干別名也郊特牲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斧也說文戉部戚戉也釋名釋兵云戚慼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慼懼也小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即戉字故說文又云戉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戉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戚者蓋以玉飾柄與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疏 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大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大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之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

三終工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生開爲夏歌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爲民即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覽引丘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成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黄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黄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爲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護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蓋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也惟周禮分別以祭以享以祀大護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樂末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

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鄉法義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所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異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之樂曰昧○舊疏以為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湯消盡蔽其光景昧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僸休兜離台遁典引五經通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周禮鞮鞻氏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東韎西兩與樂緯文反賢珫以為鉤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為言昧也昧者萬物良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夭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鄉

南象萬物生育離根侏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侏
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明堂位
疏引白虎通作朝離侏通與朝爲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
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株說南夷樂曰任者明堂
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
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
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
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
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昧
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隱昧不見故謂之昧諸書或作韎或
作侏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
皆通 八佾以舞大武（疏）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
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
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
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即八佾行綴與 此皆天子之禮
也（疏）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注云言皆天子之
禮也宮縣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
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

大夏之徒謂之爲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公之廟後世葢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

且夫牛馬維婁〈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維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驕箋婁斂也斂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廄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傳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廄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已者也〈注〉委食已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已音紀閩監毛本已誤己攷注委食己者當作已○注委食已者○廣雅釋詁餧食也漢書陳餘傳如以肉餧虎注餧飤也委蓋餧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則委之以莝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飤字食部飤糧也从人食素問至真要大論以甘緩之注飤己曰食他曰飤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飤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飤又引聲類云飤哺也方言十二牧飤也注牧飤謂放飤牛馬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飤牛釋文引字林飤糧也又作飼是飼人飼畜皆可云飤也

而柔馬〈注〉柔順〈疏〉

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人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餧己者不待維繫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爲者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大牛馬爲句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也云順餧己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餧己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亾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鯨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

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　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政久得衆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命固爲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疏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爲祇祇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焉正義祇作多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祇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祇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祇足傷吾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祇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冏爲季氏川云監毛本同閩本冏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爲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同卿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卽此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

綸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注果反爲季氏所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弒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弒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疏云終弒之者謂陳兵欲亾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羈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亾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挽疏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

人之非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亾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亾國即失國也國策秦果亾趙自危高注亾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邢季徵禮統云弔生曰唁唁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亾呂覽審己云齊湣王亾注亾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文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服爲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敺禽弔引伸之凡弔問因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因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愍問亦曰弔孟子曰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爲死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輓○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輓引柩也廣雅廣詁輓引也說文車部輓引之也輓與挽挽輓通爲其用手故作挽爲其引車故作輓爲其執紼則作紼弔所執紼謂執紼而弔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弔挽

門人傷之爲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

曰吾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注自謂亡人○詩大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予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失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爲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蒯聵失大子位也

謂不佞注不善疏注不善○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侯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嗛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謙嗛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言

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蒯見唁也疏注顙者至頭矣○釋文見而稽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

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顙叩地故請之稽顙或謂之顙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之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按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先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云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喪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沒為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此云再拜顙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顙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即與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畬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檀弓之稽顙與慶

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晉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曰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

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卽所錫之以死〔疏〕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卽所錫之以死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嘗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鉞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椹也郭注三蒼云質莝椹也又范雎傳匈當櫕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劓之鋸以笮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玉麐甓齋遺稿云爾雅椹謂之榩按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椹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椹也圉人云射則充椹質賈疏圉人所習者莝取椹斬莝漢時掌畜官職斬莝是已史記范雎傳注椹莝質此質斬莝之椹也昭九年穀梁傳以葛覆質一爲槷毛傳裘纏質以爲槷范注質椹也槷

門中槷釋文槷門橛也此充門橛之椹也公羊傳執鐵鑕秦
策范雎曰臣之胷不足當椹鑕鮑注鑕鈇鑕玉篇鑕鐵鑕砧
砧與椹同此椹以鐵爲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
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此椹以石爲之者也爾雅釋文椹本或
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櫚高砧響發擣衣砧
也古詩藁砧今何在檣草砧也砧又作椹集韻擣褶石椹又
爲櫍櫍或作礩說文柱下石此椹以石爲之而各異其用者
也椹之質或爲石或爲金或爲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
統名曰椹而已惟爾雅孫炎注櫍斲材質郭注斫木質義並
本詩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椹謂之虔又云正斲于虔
上是以椹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斫檻桷不宜言敬故
易傳然亦未嘗中言名虔之義後書敘壞矯虔疏引釋詁虔
圖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計訓固亦訓殺虔之本
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
斧質注質謂鑕也集韻椹或作鑕是鑕卽椹也夫斫木之具
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木趺也趺爲下基必
堅附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
義亦尚爲附爲殺而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斟如砧詩
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
乡連又尉纋椹質杜子春讀椹爲齊人欽椹之椹鈇鑕猶鈇
鑕又卽斧質是椹有質音矣蓋鈇所以
斬鑕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顙〔注〕謂爲齊侯

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卽下所致
祝也〔疏〕注簞葦至曰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
問人者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正義簞笥
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簞食注簞笥也禮士冠禮櫛實
于簞注簞笥也蓋對文異散則通說文竹部簞笥也漢律會
簞小筐也傳曰簞食壺漿多以竹為之或亦有編葦為之者
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論語雍也一
簞食皇疏簞如箱篋之屬竹筥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
喪禮櫛于簞注簞葦笥則以葦者也文選思元賦實蕭艾於
重笥兮注簞笥並盛食器者員曰簞方曰笥方言曰[illegible]陳楚
宋魏之閒或曰簞或謂之櫼或謂之瓢義微殊葦者詩豳風
七月云八月萑葦傳薍為萑葭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按
月令說蠶事云具曲植筥筐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
與四脡脯〔注〕屈曰朐申曰脡〔疏〕注屈曰朐申曰脡○校勘記
云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
閩監毛本改伸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朐脯脡也段氏
注許書無脡字脡卽脡也何注公羊曰屈曰朐申曰脡朐脡
就一脡析言之非謂脡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朐右末鄭
云屈中曰朐屈中猶言屈處末卽申者也士虞記曰設俎于
薦東朐在南鄭云朐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朐曰朐在南則
朐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脡橫祭於其上注引曲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膱膱長尺二寸注膱猶脡也共則每一脯爲一膱謂之一脡每膱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因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脡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膱聘記曰薦脯五膱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告四脡按曲禮疏胸謂中屈也屈脯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脡鄉射記言五膱故注云脡猶膱也鄉射記注古文膱爲藏今文或作植胡氏承共古今文頭義膱當爲膱脡脡皆當作脡宋本鄉飲酒記俾文云猶膱本亦作膱可見注文原作膱字鄉飲鄉射記注挺膱互訓說文膱枝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膱脯如枚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蓋膱脡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枝之膱一枚之脡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脩攸木从肉耳益膱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胸脡之別鄉飲篇脯五挺橫祭于其上者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爲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蔡氏德皆儀禮本經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爲貫五挺皆橫設所謂左胸右末也而以祭之半脡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脯乾則直雖有屈處其質則直故曰脡也士虞用四脡儀禮注義云李氏以爲大夫士之撰敖氏以爲變於吉似故說是也按此亦用四脡知故說是

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

方壺有爵飾〔疏〕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壺改壺非○注壺禮至爵飾○說文壺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本圜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序注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戴記投壺篇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告與禮器別舊疏云郎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爵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叢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爵壺彼注方壺為卿大夫士尊也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冪用綌若錫圜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圜壺無皆瓦為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注〕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疏〕注餕熟至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同加四點者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是飧為孰食也又云致饔餼五牢飪一牢云云上文對餼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餕饔餕讀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曰熟食曰饔大東篇有饛簋飧傳曰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

饔周禮外饔云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餕饔未就注餕熟食饔熟肉餕饔即飧饔淮南子道應訓屢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壺餕即壺飧是飧餕古字通倒言之則曰饔飧孟子滕文公饔飧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饔孰食也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孰食曰饔魏風傳云孰食曰飧然則饔飧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飧不言夕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日朝日饔夕日飧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飧左傳倍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掌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此饔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餕為飧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餕為熟食饔為熟肉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為朝食曰饔夕食曰飧亦對舉詞皆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饔夕食曰餕是亦讀餕為飧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以就有道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為未成

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糒也謙不敢斥所侯故言

從者疏注糗糒也○舊疏云若今之糒米矣孟子盡心章舜之飯糗趙注糗乾糒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熬米麥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

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粱稻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米豆舂爲粉以坋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注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內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粱之而後成粉也粱誓云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精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精也左傳爲稻醴粱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精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精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鬻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𪎭煼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即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精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精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精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蘗黎唅糗者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精糗也是糗精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精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精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杅水脯精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精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爲

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
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餱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
引作餱糧說文云餱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
是也廣雅釋器餱糒也釋名釋飲食餱候也候人飢者以食
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餱以愆蓋皆糗糒之
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 昭公曰君不忘吾
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變於前之再拜顙蓋初見急遽故再
拜顙此斷紓故從
吉禮再拜稽首也 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
求索疏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鮑人云衣衽不敝注衽謂
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
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
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
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
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
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
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
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
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
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
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

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問喪扱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衽於上亦謂裳前衽側者也○注乏之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之故也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皆有夫不善疏注猶曰至不善○通義云夫讀如夫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爲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弔也書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疏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大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

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勝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饔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儐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尙不為過

自脛抑故孔子曰其禮與詞足觀也

昭公若祭而不嘗注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注食必至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徧祭謂殽豕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飧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

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俟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旣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待禮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疏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

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

弁皺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疏 注腆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腆厚也

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僖二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儀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彼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朔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奧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天于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覲禮云天子袞冕負黼扆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袞冕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也或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袞冕也鄭

民以皮弁之衣用布敖繒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
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
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
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
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
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
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
受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
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
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王藻云
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
左傳解誼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
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
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
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
也皆緇帶爵韠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緇布冠不
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
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韠白屨鄉飲酒記注朝
服素韠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蓋元冠元端元
黃雜三等裳緇帶爵韠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
素韠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

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請臣有事夕者亦卽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覲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

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緜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衆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簡聽朝事所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可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

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紼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續漢輿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即以武弁伐皮弁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朔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爲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故皮弁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歌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又二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何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何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跗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具注聘禮卿韋皮歸饔餼又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斷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為布而皆云素裳爵皆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尚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緇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即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故氏繼公以為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惠典故戒賓速賓皆

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
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
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為
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
則戒賓時當亦朝服章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
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故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
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
言何服則戒宿同為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
賓非朝服則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
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為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
用皮弁漢去周未遠文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
諸侯朝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
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
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
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
得名為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
爾詩書風蜉蝣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
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
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
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本下
藻為說玉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

僖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卽委貌端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蜉蝣箋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通諸侯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

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爲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縞緣則用縓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特牲記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可見朝服韠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元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韠屨同色經例本同皮弁服用韠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韠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韠爾其特牲之用緇韠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

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貌郎髮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逍遙追逍乃知元端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裳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其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維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用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禪冕以朝○禮記玉藻云禪冕以朝注朝天子也禪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觀禮云侯氏禪冕釋幣于禰鄭注禪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禪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貢疏云今之諸侯告禰用禪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曾子問曰諸侯禪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禪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中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為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

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袞也魯則周公魯公別姓或魯公廟用驚冕與按覲禮注又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袞驚毳服不同而統名爲裨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驚爲裨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裨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裨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道謂之元冕其繢繡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袞驚毳絺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于之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繅九就皆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正以爲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裨冕搢笏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衣袞之屬也與覲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袞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裨冕者公袞侯伯驚子男毳是鄭解裨冕皆以自袞以下盛氏

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裨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上衮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衮鷩毳之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裨衣但天子首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裨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名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衮衣者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有五衮冕爲上猶之衮冕爲首云爾非以衮與裨較謂衮冕在裨冕之上也故氏直以裨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亦又云此朝以裨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服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名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注訓爲卑不當如楊倞訓爲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見○注天子至祖禰○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是天子以諸侯之裨冕祭其祖禰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周公廟則衮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

禫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牲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衮冕亦當與祭羣公概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禮論大夫裨冕士韋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裨冕之一也○注卿大至祖謝○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與命疏少牢是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則諸侯之卿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卿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當用皮弁與郊特牲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儒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大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禮諸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

為天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即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既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為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己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為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筮日請則視殺槪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祗爾○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詩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是士助祭則爵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用絲耳按雜記注弁爵弁也是爵弁為助祭之服其尊卑次于冕賈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上元下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與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也其說本之漢禮器制度又按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士之爵弁為士上服猶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其

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蔽衣裳者韍當作韍冕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韍亦作芾詩采菽赤芾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以韎韐配祭服故他服統謂之韠士無冕不得有韍名此直以韍言韐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韎韐配爵弁素韠爵韠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韐卽韍也而名韎韐者韎言其色韐言其質玉藻注云緼赤黃之間色卽冠禮之韎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卽爾雅釋器之一染謂之縓縓染于韋則曰韎染之帛則曰縓說文縓帛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緼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玉藻云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

與裳同以爵弁服纁裳纁爲三染韎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
之市卽韍字韐卽韐字知韐爲韍類也冠禮注合韋爲之解
韐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爲之而不名韐以大夫以
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韍士無飾但名爲韐本其質而言
之也韎韐可名縕韍而不得單名韍可以單名韐士喪禮設
韐帶注韐帶者韎韐縕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韎韐有
奭謂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韎韐
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今本韋誤草一下
脫入字奕衣裳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
材衣纁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
與爵弁服用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弁爵弁也
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
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
爲聲字亦作紂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
聞云純當讀緇廣雅緇黑也緇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
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裳
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
沈氏彤儀禮小疏縓淺赬赬淺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纁入
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
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
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端者士冠禮注
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韠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聶氏禮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四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是元端以祭其祔醽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祭日筮尸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漿是也

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

つ下傳云故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詩爲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已無有○舊疏云今已無有者謂已身之已或解已爲已然之已也按書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注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爲數任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

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名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禮記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

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孰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爲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韋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昭公於是噭然而

哭注噭然哭聲貌感昊公言而自傷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嘂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㗊丩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噭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爲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噭然哭聲貌義益切也○注噭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噭吼也一曰噭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嘑嘑號也曲禮毋噭應鄭曰噭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嘑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哭聲皃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嗟哴楚謂之噭咷廣雅釋言噭嗷也太元竈難毀不噭注噭不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注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是噭叫通噭爲嘑號故何以爲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爲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唐石經諸本同○注菑周至威儀○舊疏云猶言周匝爲埒牆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币也小爾雅廣言周币也說文土部埒庳垣也爾雅釋丘水潦所還埒邱郭注謂丘邊有界埒水環繞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垣牆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菑漢書溝洫志瓠子歌

隤林竹分樴石菑注石菑謂重石立之也葢凡立物皆謂之
菑立人以當埒垣故亦謂之菑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
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衞則立長大之人以
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菑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
而植立者皆曰菑如考工記輪人菑訓建輻弓人菑訓以鋸
副析公羊傳以人爲菑漢書樴石菑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
樹立物爲菑聲如葴博立梟棊六爲菑其他若毛傳木立死
曰菑漢書事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廁漢大學
石經以人爲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菑當作菑紹熙
本作菑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韋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
輪人注菑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循插也漢書張安世
傳注同又溝洫志注循亦甫耳義與事同皆樹立爲義○注
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
傳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即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字
固不必讖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
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漢書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柏
人要之置廁側即廁字廁側皆
則聲與菑古音皆在之部故通
以幦爲席注幦車覆笭疏注幦
車覆笭○舊疏云笭即式也但車式以笭爲之有豎者有橫
者故考工記注云樹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幦虎植大夫
士虎幦豻植是也孔氏音義云幦與詩淺幭轉然襖豻襖字
聲訓並同說文巾部幦髼布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

注公羊何注皆曰幦覆笭也按車覆笭與車笭是兩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茀說文之篚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幦大雅曲禮之幭今周禮之複蓋於軾上者也車笭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喪車犬複鹿淺複豻複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幭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幦鹿幦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以素幭卽士喪禮之白狗幦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覆笭古無用髤布者許以髤布釋幦幦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笭之字也按此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以𩊚爲几疏說文革部𩊚馬鞁具也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𩊚閩監毛本作鞍非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疏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一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藉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菑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禍卽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幦者車覆笭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幦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

見取易略也覲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
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
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
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
見曰朝受摯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
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
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
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
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
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
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
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孔
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
書者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録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通
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義本
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按此本左
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爲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
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

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注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云此與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爲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公氏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爲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爲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濄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邡公也注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

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襃之此以諸侯能爲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

（疏）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注爲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爲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

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啟
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為已得倚書其爵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四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晋參校